

槐花香

唐朝有諺語云：「槐花黃，舉子忙。」說的是秋天七月間，槐花黃了，進士考試中落第的舉子，有機會復獻文章獲得補錄。初次看到這個典故很是不解，槐花怎麼會是秋天開呢？翻查資料才知道，不同品種的槐花開放時間不同，白槐花春天開，黃槐花秋天開。所以白居易說：「槐花新雨後，柳影欲秋天。」

而多年來，我遇到的槐花，都是在春天開。清明節後，已有性急的槐花搶先放縱起來。陸陸續續，會開到農曆五月。槐花開得很張揚，一團團，一簇簇，一串串，綴滿樹梢，連成一片，好像傾瀉而下的瀑布。顏色也不單調，有的一叢雪白，也有淡紫，有粉色。含苞待放的如同彎月，初綻時形似小姑娘的裙釵，開放後又像一隻隻小蝴蝶。槐花的香味也很清新，跟茉莉有些相似，深呼吸一口，沁人心脾。比起濃郁得近乎嗆人的丁香，雅致得多。

在我們家，「槐花香，媽媽忙。」對槐花不僅停留在「眼福」，

還有滿足味蕾的「口福」。這似乎是從精神需求層面倒退維到物質層面了。城市裏灰塵霧霾，槐花當然不可食。郊區的菜農，會在送菜時，稍帶一些從自家院落或山溝裏採摘的新鮮槐花售賣，媽媽總是要預訂一些。現在有了生鮮電商，「吃鮮」更方便。價格也不貴，一斤差不多人民幣五十塊。槐花用熱水焯過，打上雞蛋液，加點鹽，攪拌麵糊拌勻，在燒熱油的平底鍋裏，稍煎一下就熟。形似糊塌子，那「香遠益清」的滋味，不遜於泉城濟南名吃「炸雙荷」（荷花與荷葉）。

在舊時北方，槐花開放時正值青黃不接，因而成為果腹的珍饈，有「一季槐花一季糧」之說。而今這一救災濟荒功能早已不再，但食用槐花的傳統卻保留了下來。這縷清香，也溫潤着曾經的歲月與記憶。

瓜園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消失的郵票

好久沒有通過郵局寄信，今日前去才驚覺有了「郵簽」這個新東西。付款之後，你可以選擇不貼郵票，而是由郵局打印一個標有價格的標籤，直接貼在信封上就可以郵寄了。想來的確是方便了一些，似乎也更符合近來流行的「簡約商務風」。不過，郵票就從此「消失了嗎？」

記得小時候，父親集郵。父親不會花大價錢去收集那些昂貴而稀少的郵品，只是會將每年發行的新郵票仔細而妥帖地收集兩份，一份自己收藏，一份郵寄給台灣的朋友，而那位台灣的朋友也會每年寄來厚厚一本當年台灣發行的郵票。收到郵票的時候，父親總會和我一起拆開封裝，一起逐頁揭開。父親是在賞郵，而小時候的我也不只是在看新鮮。這是「小型張」那是「小全張」，這是「套票」那是「方連」，父親會邊看邊教我。我最喜歡的是「小型張」，大概就是一張比較大的紙中間印有一張郵票，而那

張紙的其他部分，是郵票圖案的外部延伸或者相關背景。就比如郵票本身的圖案是一座烽火台，而小型張則是與烽火台相連的萬里長城。單獨看郵票，它已經自成一體並無所缺，但配上小型張，郵票中的世界就會從本體開始延伸，通過小型張的外延，變得更加寬廣。後來，我們還會從外國寄回的信封上剪下郵票的區域，小心地泡在溫水中，慢慢剝去郵票下的信封，然後將郵票晾乾，將那帶着異國風情的小小一方，變成自己的收藏。

時過境遷，寄信的人少之又少，就算寄也只會把郵票純粹當成支付手段，都不會仔細看一眼郵票上的圖畫。當我們不再為郵票上的圖案「眼前一亮」的時候，郵票也就真正「消失」了。

大川集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眼前這碟蠶豆碧綠生青，只加了一點鹽、一點糖、一點葱、一點水炒好後端上桌來。吃一口，軟糯鮮甜，彷彿是咀嚼春天的滋味。現在能吃到的還不是本地蠶豆，而是來自氣候更溫暖的福建的作物，但我已很滿足。倒是桌上膾炙人口的本幫菜「醃鯽鮮」，讓我覺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個菜照例得用新鮮豬肉（五花肉或蹄膀）與鹹肉或火腿一起，再加上切成薄片的春筍燉煮。據說喝一口，「眉毛都要鮮脫了」。但可能因為醃臘食品的鹹度把握得不好，又或者是現在的豬肉品種不佳，喝着只覺湯鹹，沒覺得有多鮮美。

防疫的日子，出門買菜極不方便。上菜場要戴口罩、量體溫、刷健康碼還罷了，挑擔提籃來賣菜的商販也比從前少多了。農曆新年的魚肉葷菜存貨不少，但每天買新鮮蔬菜是不可能的。能網購到的不外是青菜、蘿蔔、白菜、菠菜，可以多放幾日慢慢吃，需要現買現做的新鮮菜式即便買得到也只能忍痛割愛。這兩個多月，除了下個麵條、煮個紅豆湯，一家三口主要靠網購的包子、湯圓、油條、葱油餅等冰凍食品應付中飯。貨比三家，輪流吃去，我們幾乎成了冰凍食品鑒賞家。

春暖花開，疫情好轉。頭茬韭菜上市了，馬蘭頭、薺菜、蒜苗也現身了，終於有機會嘗鮮了。其實真不是少幾味菜吃。只因為時鮮蔬菜不但承載了本鄉本土地理、氣候、節令的信息，更寄託了江南人「非時不食」的飲食文化，見證了千百年的民間生活方式。在二〇二〇年新年伊始就疫情突發，正常生活全部打亂的情境中，最平常的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嘗鮮

《斯騰城堡外的清晨景色》

彼得·保羅·魯本斯爵士在世人認知中所條件反射出的名作，大都是那些宗教畫、歷史畫和肖像畫。相比之下，其風景畫造詣卻是最常被忽視的。晚年的魯本斯在名利雙收之後選擇「卸甲歸田」，在不受任何委約和訂單束縛的條件下，創作了多幅家鄉安特衛普的自然風光畫。其中最著名的當數描繪故鄉郊外自家產業的《斯騰城堡外的清晨景色》。畫面以廣角的「鳥瞰式」全景構圖，記錄了安特衛普當地著名的斯騰城堡外晴朗的秋日清晨景象。城堡隱約從畫面左側鬱鬱蔥蔥的樹林中露出，右側則是藍天白雲下一望無垠的鄉間田野。達·芬奇的空氣透視法被用於湛藍色的遠景中，近景處一對夫婦正駕着馬車前往市集，車前匍匐埋伏的獵人和狗正欲捕獵野鴨……這些極富鄉間生活氣息

的畫面，充分反映出畫家在閱盡世間繁華之後有感而發的真情流露。與此同時，畫作還以首次在西畫風景中令人信服地呈現出天空的魚鱗雲景象而聞名。

身居西方藝術史中最具影響力風景畫家之列的魯本斯，還是最早認識並領悟到風景畫重要性的藝術家之一。雖處於風景畫地位卑微的時代，深受古典文學中田園文化感染的他卻將這一畫種視為表達情緒、氛圍、尤其是對自然世界熱愛的一種方式。受擅畫風景的勃魯蓋爾父子影響，魯本斯的風景畫是將真實存在的建築以理想化自然風光渲染，介乎於同時代普桑端莊古典的想像風景，與活躍於二百